



快乐文学书系

秦文君 著

十五岁^之夏

SHIWU SUI ZHI XIA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
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十五岁 之 夏

秦文君
著



MA4D81/8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

作者的话

谈起这本书，真令人百感交集，记得开始构思它时是在一九九二年夏季，一般说，我与写作有关的灵感总是在黎明出现，那个初夏的清晨，在我睁开眼睛的那瞬间，突然感觉一片灵感如朝阳一般降临我心。而初次完成它时，大抵已是一九九三年的事了吧，当时只不过六七万字的光景。我将它取名为《夏令营中的男生女生》，托付给内地的一家出版社。好像是一九九四年春，它出版了。

我写这段文字时，原先的那本小册子就在手边，它有些旧得厉害，纸张薄薄的，透出泛黄的本色来，装帧应该说比较简陋。封面的纸质原来就差，有个勉强局促的书脊。当然，这不怪出版社，这是过去年代的痕迹。

更令我揪心的是，这本小册子印了一千册，我自己买了若干本，余下来，大约还剩九百郎当本吧。这么多年来，竟没有加印过一次。

我在那个初夏跟朝阳一块来到的灵感，那些涓涓流淌的文字，仿佛消失了，不明不白地不见了。

那是一种伤痛。这些年，我较少提及它，我只在心里，留着对它的牵挂与爱，用这个来见证它的存在。

有一年编集子，我坚持将它编在里面。不料，读过它的，还有给我来信的读者，说它给予他们特别的记忆。

这一次，我所信赖的白冰先生调入接力出版社任总编辑，他找我约稿，不知怎么，我们就谈起了它。它好比植物的一个花蕾，还没有开放，就枯萎了，但只要植物还活着，春季来临，它总能长出新花蕾，重新绽放。

当我重新审视这株顽强不死的“植物”时，忍不住想为它松一松土，浇一点新鲜的水，也就是在原有的那本小册子的基础上，再作若干增补和修订，使之成为更典型更灵动的活泼着青春气息的少女小说。

我格外珍爱这本书，因为在我的感觉里，它是失而复得的，同时又给予我崭新的体验。

二〇〇二年一月



十五岁夏



关于作者

秦文君，著有《男生贾里全传》《小鬼鲁智胜》《小丫林晓梅》《调皮的日子》《天棠街3号》《小香咕系列》等作品四百余万字，四十余次在国内及海外获各种儿童文学奖；《家有小丑》《开心女孩》等作品在海外出版，作品多次被译成英文、日文等语种译介到海外；《女生贾梅》《宝贝当家》等十余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片播映。

作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少年儿童出版社《中国儿童文学》主编。

关于本书

一群少男少女文学爱好者欢聚在海边。在那些心里不设防的日子里，多才多艺的男生女生，多姿多彩的夏令营生活，亲情与友情的纠葛，幻想与现实的碰撞，使他们历经了意志的磨炼、情感的体验，使青春的思绪在十五岁的夏季被唤醒……在快乐和痛苦之中，他们长大了许多，成熟了许多。作品以三个少女的不同视角，勾画出当代都市少女的成长足迹，展示了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，同时也折射出成人社会对她们的深刻影响。

十五岁夏



责任编辑：李朝晖 余 人

装帧设计： 工作室

目录



作者的话.....1

第一章.....1

第二章.....75

第三章.....143

第四章.....201



肖蓓望着他，他也目光闪闪地看着她，像是在为她一个人表演。肖蓓第一次发现，男孩的眼睛里有着令人害羞的热情。她低下头，想着岔开的念头：男孩不修边幅，随随便便，反而可以有一份特别的潇洒。



趴伏在地上的轿车像突然苏醒过来，巨虫般地颤抖起来，旋即，车头朝上一倾，像要拔地而起。肖蓓不由“呀”的叫出了声。

那个开车的阿大，缩一缩他的大脖子，恨不得要笑起来。他不慌不忙地捣腾着排挡，于是，轿车跌撞撞地朝前挣去，几秒钟后便流畅地穿出弄堂，在马路中间游刃有余地猛走，快得仿佛随时可以飞起来似的。

“该死的阿大，慢呀，慢呀！”肖蓓暗暗咒骂，“凭什么不让我等桔桔。”

她依然留恋地望着车子后窗，像风中的小树直起腰肢左顾右盼。她想这一刻桔桔如果能追上来，那就是她心里的祈祷显灵了。

这个反复无常的桔桔最早一个报名参加夏令营，肖蓓是傍着这一点才去的。不料，都快动身了，桔桔却像冬眠一般狂睡，还说：“干吗要去夏令营？等我睡累了再说。”

但是肖蓓惦着桔桔。不止是喜欢，也不止是热爱，就是说不出多么喜欢和热爱。肖蓓从不会称呼桔桔的正常名字“吉吉”，而是擅自帮其添上两根木头。她觉得那样更好些，她在心里念及这个名字时出来的就是加了两个木的“桔桔”。

桔桔有一张粉嘟嘟的脸，天一冷，那张标致的小脸上就竖起一排排的小绒毛，她看起来眼睛总是做出凝视的姿态，鼻子小巧，鼻尖像婴孩那样俏皮地翘起。桔桔的身上，常有一股好闻的清鲜味，像新剥出的桔子一样，那气息是从内中散发的。

桔桔真是的，年龄和肖蓓相仿，性格却无从捉摸，有点自说自话。听说桔桔的姆妈曾想过要好好地管教女儿，但几次下来，她发现越管桔桔就越对立，都不可收拾了，后来就泄气了，撒手不管。反正，大家也料到桔桔姆妈会这样的。在这一带的中





年母亲中，她是个随心所欲的人，她的身后永远跟着一串不太好听的传闻，它们像是一团雾，时聚时散。

阿大在拼命踩油门，他是个年轻人，但有点不大不小：长得方头方脑，有着一把胡子，加上一个爱笑的毛病。他的笑没有来由似的，眼睛看着前方，随时会笑出声来，所以肖蓓认为他是乱笑。叫他阿大，并非不恭敬，而是因为他后面还有阿二和阿三，据说是三胞胎。

车子疾速朝前，阿大又乱笑了，结果，车子像卡壳似的停下来，不动了。

八月的上海，正是酷暑难当的时候，繁华的街道上满是打着遮阳伞的女人，有空调的大商店里挤满了顾客。姆妈只好替肖蓓打了一辆出租车。肖蓓连声叫好，她讨厌坐阿大的车，他一笑，她就心里发毛，现在好了，肖蓓隔着出租车的车窗一路数过去，竟在一条不长的路上看到有十多家生意兴隆的冷饭店。

桑塔纳车内开足了冷气，她坐着，靠着软软的

靠垫，凉得人像要缩小起来，她的怀里抱着自己的玩具布熊。

“蓓蓓，惬意吗？”肖蓓的姆妈问。

肖蓓没做声，她晓得姆妈肯在她身上花钱，乐于看到她过上千金小姐的富裕生活。可是，姆妈为她做了什么，就一定要直通通地报出一遍，弄得人索然无味。肖蓓又偏偏是那种嘴巴不肯说甜蜜话的女孩。

姆妈也习惯了。她是个胖女人，手指短短的，手背高出来的，还像婴儿似的显有几个圆圆的小窝。不用说，姆妈的身材也是圆滚滚的，她的衣着打扮很是鲜亮，脸面因为年龄偏大而显得松弛晦暗，她从不肯提及自己到底多少岁，只说自己是三十多岁。可弄堂里的人议论，说她至少瞒掉了十岁。很快，车子开过市中心，向上海版图的西部驶去，姆妈往车头的计费器瞄了一眼，说：“我肯定这个夏令营中没有别的家长舍得叫出租车送小孩去报到的。”

肖蓓还是没开口，只是毫无目标地看着窗外的炎热世界，看着汗流浹背的行人，她奇怪自己对什





么都是模模糊糊的。班里许多女生都说，真正的生活从初二开始，她们说这席话时，脸上带着自信，仿佛真是把握住了生活的奥秘，而同她们相比，肖蓓就觉得自己手中空空的。

出租车猛地在一片绿草葱茏的大园子前停下，园子外挂着活动中心的招牌，肖蓓顺着车势颠了一下，心里有些喜悦。她见姆妈开始点钱付账，便拉开车门先跳下车。立刻，热浪围过来，抱住了她的周身。

大园子的门边，有两个同她年龄相仿的男孩女孩正倚着门栏说话，见来了人就伸着脖子，睁着晶亮的眼睛看住这儿，肖蓓也善意地望过去。女孩羞怯地拉了男孩一下，背过脸去，那男孩怔了怔，也转过脸去。

那男孩的脸白白的，是个眼镜先生，看样子有个好脾气，肖蓓心情愉快的时候，看什么都是顺当的，目光里像有着宽容的标准。她掏出手绢来擦汗津津的脸。站在园子外面也能闻到香樟树浓郁的清香，它香到头了就能直沁心脾，让这女孩觉得心里一震，像是来到了一个新天地。

姆妈付完车费就下车来，她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哎呀，这种天气紫外线太强，当心皮肤起黑斑！唉，热昏了。”

肖蓓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因为姆妈把那些俗话说得那么响，像念宣言似的，这下，周围的人都探究似的看了过来。姆妈又旁若无人地说：“蓓蓓，在家里空调边凉快多好，来参加夏令营苦煞了，花钞票买受罪，别热出痱子来。”

肖蓓在众目睽睽下进园子，弓着背，像孙子一样。突然，她想起提包还在出租车上，她慌忙奔出大门，四处眺望：“啊，车子开走了？我的包还在车上。”

姆妈发急地说：“你这个人，没有阿大提包，你就昏了头，都十五岁了，连自己的包也看不住。里面有两套新睡裙！”

这时，从旁观者里走出一个少年，问肖蓓：“是，是不是刚才在这儿调头的那辆灰，灰色出租车？”

姆妈嘟着脸懒得答话，只顾说那两套新睡裙丢失的埋怨话，肖蓓见少年急得说话也有些结巴了，就朝他点了点头。





“我去追！”他说。

肖蓓看见那男孩朝车开走的方向狂奔起来，他像一个打足气的人，跑起来一弹一弹，头发一跳一跳的。她看着他矫健的背影，在他转身的一刹那间，她觉得这张脸似乎异常眼熟，但这不过是一张很普遍的少年人的国字脸。

“追什么追？”姆妈没好气地说，“人还会比车子跑得快？”

可是，奇迹居然出现了。不一会儿，男孩拎着肖蓓的包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他离老远就像投球一样把提包投出来，提包在空中划出一个漂亮的弧线，准确地落入肖蓓的怀里。

肖蓓激动地说：“你真行，像超人。”

男孩擦着汗，说：“不是超人，是超车！前面有个道口，堵车堵得很凶，这条路人称‘鸡肠路’，所以就能追回来。”

“谢谢！”肖蓓一笑。

男孩也一笑，说：“要谢倒应该谢那个道口的警察，他太差劲了。”



两个人相视一笑。

姆妈催道：“蓓蓓，肖蓓，走，进去报到吧！”

男孩说：“哦，你就是肖蓓？刚才老师还在说，只剩一个市区的女生没来报到，因为你跟我同姓，所以我就记住了你的名字。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肖小帆。”男孩说。

姆妈催促肖蓓快去报到，她看肖蓓回头跟肖小帆道别，姆妈淡淡的眉毛聚在眉心打了个结。姆妈是那种难得快活的人，像心里有暗伤，愁也愁不完，即使开心起来也是一闪而过。有外人在场时，她还强打精神，一旦母女单独在一起时，她常常哼哼叽叽说身上疼，还把脸挂下来。姆妈一路走，就一路议论那个肖小帆：这个男孩面相很阴，眼睛野，又骄傲，不讨人喜欢。

到了报到处，姆妈就活跃起来，她在周围人多时更乐于表露对女儿的感情。她把家里的电话抄给领队古老师，说：“我就把独生女儿交给老师了，蓓蓓很娇的，要是她住不惯，你打电话来，我叫我们家